



# 硝烟中绽放的童年之花

——《小骨朵》创作谈

宋安娜



捕杀的危险。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,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,然后辗转来到中国。他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:找到八路军,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。

傅莱加入八路军之路并不顺利。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,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,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。香港那么大,他又人地生疏,结果无功而返。1939年1月15日,轮船抵达上海。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需签证的自由港。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5个马克,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,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,同时千方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。这年春天,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,他毅然北上,先后在北平、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。1941年秋,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,他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。他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,他的名字“傅莱”这两个字,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。

傅莱进入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。他工作热情高涨,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中。仅用了半年时间,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。由于敌人的封锁,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,疟疾流行,傅莱也在打摆子,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,向中医求教。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,又找来许多缝衣针,到作战部队试验、推广。后来他来到延安,在窑洞里用土法发明了粗制青霉素,挽救了无数八路军伤病员的生命,被中国军民誉为“奥地利的白求恩”。

傅莱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直到2004年逝世,党龄足足60年,是中共“洋党员”里党龄最长的。我追寻着傅莱的足迹,从他在天津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到他居住过的小洋楼,从他战斗过的晋察冀到唐县他的墓前。他留下遗嘱,去世后的骨灰要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——河北省唐县。仰望着他的半身雕像,一个熠熠生辉的国际主义英雄形象渐渐生成了,他成为我的儿童小说《小骨朵》里老大的原型。

巧得很,我的母校天津耀华中学第三任校长赵天麟(1886—1938)也是一位抗日英雄,至今,校史馆门前矗立着他的雕像,展厅里他的手稿、他拟的校训、他勤勉校务的老照片,都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,穿透历史风云,将那个民族危亡、烽烟四起的年代拉回到我眼前。

赵天麟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,1906年作

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,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,190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于191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,他因抗议北洋政府通过校方镇压组织游行、罢课的学生,愤而辞去校长职务。1934年任天津市耀华学校校长。1937年,日寇侵占华北,日军飞机炸毁了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,致使大批学子失去学业。因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,日寇不能袭扰,赵天麟顶住种种压力,克服重重困难,征得学校董事会的同意,在耀华学校开设特班,招收失学学生1000余名,南开中学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学校任教。天津沦陷后,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,赵天麟坚决抵制,邀请了一些校长、教师秘密集会,一致决定:各校仍然使用原教材,不更换日伪教材;各校抵制日本商品,不买日本商品;各校适当增加军训,抗日到底,不做亡国奴。他还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,并通过英租界工部局向外输送,甚至送到抗战的大后方。赵天麟的抗日义举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,同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极端不满,他们称耀华学校为“抗日大本营”,并称耀华学校地下室藏有枪支,几次要求进校搜查,被他严词拒绝,由此日本暗杀团便伺机对他实施刺杀。

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20分,同往常一样,赵天麟告别家人,与随身警卫从英租界伦敦道昭阳里2号(今成都道73号)家中出来步行上班。刚要出门时,赵夫人在后面叫住警卫交代事情,赵天麟便一个人先走了出来。刚走出不足百米,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人。他们骑着自行车,行至跟前,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,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,赵天麟的胸部、腰部连中四弹,应声倒在血泊中。

我在耀华校史馆里久久徘徊,心潮澎湃。突然,展馆中一个展柜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是一只一人多高的玻璃柜,里边展示着赵天麟校长在哈佛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穿过的博士服。袍子双肩撑开,就仿佛有个人站在那里,就仿佛赵校长就站在我面前。是的,战争已远,硝烟散尽,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,以国际关怀的襟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正鼓舞着我们,就这样,《小骨朵》里的人物小骨朵、老斯、赵校长、店长爷爷和住在伦敦道的那些义气干云的天津人,便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过去的英租界伦敦道如今叫成都道,我的家与它只隔两条街;当年小骨朵跳房子的马路,现在印着我来来往往的足迹;小骨朵跟爸爸妈妈看马戏的民园,现在是我清晨散步的所在;从我家走不足一千步,便能来到傅莱故居。每天,每天,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,沉浸于红色血脉鼓荡的激情中,我的写作是完成一个心愿:还原真实于故事之中,让作品更加厚重、可信;以真挚动人的亲情、友情,让故事更加触动人心,回味悠长;让童年之花在硝烟中绽放。希望我的创作能承载起抗战先辈赵天麟和傅莱的初心,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红色的种子。

退休后,打理家务成为我的主责。一天,从床底翻出一只大提袋,里面塞满本子和稿纸。这是十几年前搬家打包放置的,一直没工夫收拾,借此暇日正好清理整理。其中有20多本日记,记录着我从上中学到入伍前的青涩岁月。翻到上世纪90年代初,向恩师鲁藜求教的一幕幕情景从褪色的字迹中浮现眼前,恍如昨日。

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中,文坛百家争鸣,充满生机,文学梦成为许多青年的人生追求。当时十七八岁的我也被文学“撞”了一下腰。通过亲友牵线,我有幸认识了著名童话作家柯玉生老师。柯老认为我更适合写诗,便要带我去拜访著名诗人、时任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鲁藜先生。

1990年5月的一个周末上午,我和柯老来到睦南道的一栋老砖楼下,鲁藜先生亲自迎出家门。老人家七十有六,身量不高,很瘦,旧而整洁的衣裤穿在身仿佛挂在衣架上。满头银发茂密蓬松,随意往后背着,消瘦的脸颊虽布满皱纹,但鼻梁高挺棱角分明,依稀显露出青年时代的俊朗潇洒之姿,浓眉下双目清澈,流露出旷达儒雅的神采。待我们落座后,鲁老赶忙拐进厨房,说灶上煮的牛奶溢出锅了,稍等。那会儿鲁老夫人刘颖西女士上街买菜还没回来。

环顾四周,在陈旧局促的两室单元里,一间卧室、一间书房,家具摆设非常简朴,打理得干净整洁。书房兼做客厅,占据半壁的大书柜里整齐摆放着书籍,靠窗的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稿纸。书柜对面的墙壁上挂有一幅铅笔素描;广袤苍凉的大地上,一个农夫扶犁挥鞭赶着马儿奋力耕耘。

煮好牛奶,鲁老又忙着为我们倒水泡茶。交谈中,鲁老说着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,逻辑清晰生动幽默,偶尔还冒出几句不很标准的天津方言,让听者如沐春风。柯老将我拜师求教的愿望说明后,鲁老欣然应允。我们临走时,他将新出版的回忆录《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》送给我,嘱咐常常来走动。打那之后,我便成了鲁老家的常客,隔三岔五带着诗稿登门求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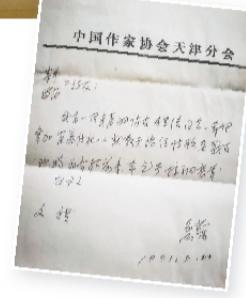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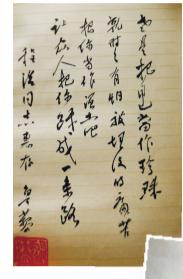
到鲁老家拜访的客人中,既有官员、文艺界人士,也有售票员、车间工人、公司职员等和我一样的草根文青;鲁老皆一视同仁,真诚相待。著名魔术大师曾国珍先生是鲁老家的常客。记得曾老爷子身材消瘦,精神矍铄,85岁高龄还登台表演。出行时骑辆小三轮,蹬得嗖嗖飞快。虽然身世不同,人生轨迹各异,但共同的情怀、相似的际遇让二老成为知音挚友。是啊,灵魂形似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。

有一回,二老聊起了魔术。鲁老道:令尊当年帮助黎锦晖将军从袁世凯眼皮底下逃离北平;你在长沙和薛岳结下了梁子,被通缉追杀,乔装改扮巧奔妙逃虎口脱险。难怪你的魔术都离不开一个“遁”字,看来绝非偶然。曾老说:当年你在上海滩护身一明星演员,甩掉特务的围追堵截,证明你也有“遁”的天赋,若咱俩早些相见,兴许也成了魔术师,一块儿登台表演大变活人多乐呵……听着二老唠嗑,史料中的铅字瞬间变成了活生生的影像,远比大片更精彩震撼。

在鲁老家,时间总是过得飞快,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饭口,鲁老便留我一同用餐。刘姨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,在主客谈笑风生中端上了饭菜,虽无七碟八碗的丰盛,但一荤一素的搭配,令人吃得开胃舒心。有一天又到饭口,鲁老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他学会了一道菜——大白菜炖回锅肉,特好吃,现在就下厨露一手。鲁老像模像样地系上围裙,把煮好的五花肉放在案板上一片片切好,躬着瘦削的脊背靠近钢炉,待油滚热后把肉片倒入锅中,只听刺啦一声,满锅油花暴起,几滴油点子溅在他那骨节突起、筋脉纵横的手上。刘姨赶紧拿湿毛巾擦拭,心疼地数落老伴儿总是笨手笨脚。鲁老咧嘴笑笑,那表情仿佛一个捣蛋的小学生被班主任逮个正着。鲁老悄声跟我“抱怨”,你这位刘阿姨得严着呢。以前有个习惯,每天早晨5点左右醒来,就点燃一支烟,边抽边构思创作。结婚后,在刘姨的严管之下,硬是把几十年的烟瘾给戒了。

待火候够了,鲁老剪了两勺豆瓣酱,加上辣椒面翻炒拌匀,随后倒入大白菜,盖上锅盖慢炖。操作时那一丝不苟的神态和他提笔写作时简直一模一样。内的油香和菜的清香,混合成浓郁的烟火气溢满房间。半小时后,这道菜就上桌了。一大盘热气腾腾、红亮油润的回锅肉,

忆恩师鲁藜  
程浩



就着米饭越嚼越香回味无穷,真是一道难得的美食。看着我大快朵颐的样子,老爷子露出慈祥的笑容,如同又完成一部得意之作。他不断给我夹菜添饭,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得多吃。吃完了还让刘姨再盛一饭盒,让我带回去给家人尝尝地道的“鲁记回锅肉”。后来我也试着按同样的食材、配料做这道菜,却怎么也做不出鲁老烹制出的味道。

鲁老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给予无私的扶持和提携。每次携文稿登门求教,老人都戴上花镜认真阅读,一笔一画地圈点点评。既肯定了我的文笔,更一针见血指出硬伤——没有生活。那时的我只浮于文字表层摸索诗意,纠结于“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”与“诗不是放纵感情,而是逃避感情”,在两种对立的创作理念之间茫然无措。对此,鲁老说:“现在要写的还是很多的,但首先要真正有感而发,这需要去热爱生活,从这片土地,从亿万人民那里汲取诗情,从细微处挖掘诗的金子。同时,要下功夫锤炼写作技巧,将世间的真善美通过鲜活灵动的文字跃然纸上。从事文学创作是很苦的,一切美的东西都需要经过一番卓绝的努力才能获取……”

鲁老强调,创作不能闭门造车,写出好诗就要不断突破自我、勇于创新,走出去多交流。他给我斗米老师写信,推荐我加入昆仑诗社。为帮助我进一步拓宽视野,鲁老又让我参加《人民文学》等国家级文学期刊组织的笔会,与当代文坛名家面对面学习座谈。一年多过去了,我的诗歌创作有了明显的长进,作品入选了《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》。为激励我的创作热情,鲁老承诺,等我完成第一部诗集后给他作序,并推荐我加入作协。

然而,现实却让我与咫尺之遥的文学梦擦肩而过。由于命运齿轮的阴错阳差,我中专毕业后工作却泡汤了。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,我第一次感到那种坠入谷底的失望与无助。参军吧,鲁老拍打我的肩膀,语重心长地鼓励我:用青春热血报效祖国,才是人生最豪迈的诗篇。到军营这个大熔炉中千锤百炼,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。鲁老将珍藏的一本纪念册送给我,在扉页上题写了他的诗歌代表作《泥土》。

带着恩师的期望与嘱托我投笔从戎。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每当遇到沟沟坎坎,便想起鲁老的谆谆教诲,他的诗与人生所立起的精神丰碑,像一道光穿透至暗,指引我前行。到了知命之年,虽然尚未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,但在岁月的沉淀里,慢慢领悟了生活的本真。其实生活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,无需刻意雕琢而自成韵律,在苦辣酸甜中浸泡,在寒来暑往里坚守,在波峰浪谷间扬帆。

题图:鲁藜先生给本文作者的题字和信



津湾广场生生不息(水彩画) 叶武文并图

津湾广场位于和平区海河南岸,与天津站隔河相望,商业配套齐全,具有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格。我的这幅画,背景将天空与摩天大楼统一整体渲染,用笔触捕捉前景建筑轮廓与海河波光的交融,着重刻画高耸的钟楼,整体画面展现出津湾广场起伏错落的天际线。画作整体彰显了开放包容、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特征,以及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## 诗二首

张峻屹

### 秋兴

(一)

高天浮云白,碧空莺乘风。  
绿柳寒蝉嘶,丛草蛩虫鸣。  
麦苗翠且茂,大枣日渐红。  
辛劳终当报,旷野笑语兴。

(二)

秋风秋雨频,扫叶何时尽。  
瓜果累累日,稻黍籽满身。  
四野声不断,乐哉农家人。  
清香随处散,欢歌遍地吟。

### 白露索句

丹枫生白露,渐知秋光美。  
几番树雀闹,顽童阔野奔。  
鸿雁疏然过,偶闻鸣声悲。  
莫负好光景,残暑更宜人。

写诗的人越来越多,几乎每个文学群里,都有人不断地晒出自己的诗作。古体诗、现代诗、押韵诗、不押韵诗、像诗的诗、不像诗的诗,铺天盖地,狂轰滥炸。

能说人家写得好吗?能。只要你点赞,个个都欢迎。如果在跟帖中写几句“妙笔生花”“字字珠玑”“才华横溢”等,他们就会心花怒放、喜笑颜开,把你当作“知音”,甚至称你“老师”。

能说人家写得不好吗?不能。一个都不能,一句都不行。背后说不行,当面说也不行。在一次座谈会上,一位写诗者请大家“批评指正”。于是讲:“你的诗如果接地气,也许更好。”散会后,他就把我“拉黑”了。

所以,我很佩服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钟嵘。他在《诗品》一书中,竟然敢把诗人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“上品”,优秀诗人;第二类是“中品”,一般诗人;第三类是“下品”,劣质诗人。

《诗品》共3卷,收录了自汉代至南朝梁的122位诗人。或一人一则,或数家一则。一人一则者,多为大家名家或诗风特异之人;数家合一者,多为诗风相近之流。

其中列为“上品”的诗人,共12人(古诗算1人),主要是李陵、班超、曹植、刘桢、王粲、阮籍、陆机、潘岳、张协、左思、谢灵运等,看起来都名副其实。被列为“中品”的诗人,共39人,有秦嘉、徐淑、曹丕、嵇康、张华、何晏、孙楚、王粲、陶渊明、江

## 怎么给诗人分等级

汪金友

作。

可能在钟嵘眼里,陶渊明有“躺平”之嫌。那么大的才华,不出来做点事情,只躲在山沟里喝酒养花,有点人生颓废的嫌疑。

钟嵘字仲伟,颍川长社(今河南许昌长葛市)人。兄弟三个都聪慧好学。南朝齐、梁时,钟嵘担任过县令、参军等职。后因写《瑞室颂》,得到会稽太守王元简的赏识,让他担任宁朔记室,专掌文翰,相当于办公室主任。

一个市级的办公室主任,竟敢给几百年间的诗人分品排位,这胆子也够大了。有趣的是,钟嵘的《诗品》,虽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,但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。和《文心雕龙》一起,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“双璧”。

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所称赞的,《文心雕龙》“体大而虑周”,《诗品》“思深而意远”。

我在想,今天的诗境,多么需要有一个或几个“钟嵘”这样的人物站出来,持一捋,分一分,评一评,给全国的诗人定个位。

